

曲園叢書

14
484
15



門 4  
統 484  
卷 15



諸子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墨子三

知材也 經上

樾謹按知讀為智故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即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同長以忒

樾謹按畢謂忒即正字是也惟此句疑當在下文中同長也之下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

十一

同長釋之而中之義又爲正下文曰日中岳南也是也故又申之曰同長以正  
俾自作也

樾謹按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俾貳也佐與貳義相近老子以道佐人主者唐景龍二年石刻作以道作人主者作佐形似本易相混而此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

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閒而不櫻櫻也力刑之所以奮也

樾謹按次無閒而不櫻櫻也當在上文似有以相櫻

有不相櫻也之上文義方以類相從此文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刑之所以奮也兩語本相儷中間闌入此句則儷句隔絕矣下文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譽明美也誹明惡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賞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聞耳之聰也言口之利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竝是儷句今皆以它文隔絕由墨子寫此篇本旁行故易以錯亂今亦未敢一一訂正也

廣與循

經下

樾謹按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

與循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說下篇廣  
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  
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樾謹按鑑上脫臨字位當讀爲立量乃景字之誤畢  
氏王氏均訂正矣惟未及易字之義易讀爲施詩何  
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  
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  
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  
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  
行丁公著音池說文走部池袞行也是池正字施段

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  
與一大而缶相對爲文缶卽正字經說下篇木柅景  
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柅與正對卽其例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樾謹按數至於十則復爲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  
一句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  
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  
樾謹按畢讀說在重物爲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  
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

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箕不甚疑當作物甚不甚

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為箕耳

經說上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  
樾謹按經上篇有知材也又有知接也知接之知是  
本字知材之知則是智字故此先著知材二字然後  
以知也者釋之所以別於下文之知也者古人文字  
之密也若明慮句慮字涉下慮也者而衍下文若睨  
知句知字涉下知也者而衍若見恕句恕字涉下恕  
也者而衍竝當刪去

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

樾謹按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疊用無義當  
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為芬而能利  
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  
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己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樾謹按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  
名為石耳此當讀云且 句 自前曰且 句 自後曰己 句  
方然亦且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  
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  
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為己  
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己

磨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人字誤篆書人字作刀故誤為力耳趨之而得為句人則弗趨也為句蓋趨之則得利而人以為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畫買化也

樾謹按畫買之義難曉上文雖有化若畫為鶉之文然買與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未可與彼并為一談也畫疑賣字之誤說文貝部賣荷也讀若育今經

典通以驚為之上云買驚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易有交易之義故以買驚言化亦易也尚書皋陶謨篇懋遷有無化居枚傳曰化易也交易其所居積是化易同義故亦以買驚言也

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願倍

經說下

樾謹按字書無願字疑解字之誤玉篇角部解女卓切握也

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數樾謹按惟是當牛馬絕句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

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為句失之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榘謹按此當讀云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盡古息蓋

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

由無光也下文曰足徹下光故成景於上首徹上光

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

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

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阼也莊子大宗師

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為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

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

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

榘謹按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為文

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

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榘謹按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

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為別也

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大取

越謹按下句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

意獲也乃意禽也

榘謹按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

非意人也一律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樾謹按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

益其益尊其尊

樾謹按尊當讀為剗說文刀部剗滅也剗有滅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樾謹按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已篇嗇其大寶高注竝曰嗇愛

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樾謹按正夫當為匹夫禮記禮器篇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曰匹本或作正是其例也節葬下篇存乎匹夫賤人死者今亦誤作正夫王氏念孫已訂正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樾謹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



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竝與

此文一律可證

摹略萬物之然小取

樾謹按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為狀因誤為然

行而異轉而危

樾謹按危讀為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

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

異也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

樾謹按周猶徧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徧

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為不愛人

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

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耕柱

樾謹按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說詳

王氏經傳釋詞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

樾謹按戰國齊策注二十兩為一金然則十金為二

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為不豐畢云

十金當為千金之誤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為無謂

古之善者不誅

樾謹按誅當爲誅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誅術與誅竝述之段字其字竝從尤聲故得相段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樾謹按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

樾謹按祝於禁社也當作祝於禁社曰其下句卽祝詞也上文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又按禁社乃蠶社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

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貴義

樾謹按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卽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

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樾謹按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哀悲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卽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鉅者白也

樾謹按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段字廣雅釋

器體白也體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竝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樾謹按吾當爲若字之誤也

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公孟

樾謹按畢云齒年也然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

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樾謹按晏子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師古曰餽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

是猶果謂擻者不恭也

樾謹按畢謂果當爲裸是也謂擻當爲蹶引說文云

僵也一曰跳也則失之矣蹶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  
以爲喻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擻衣  
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爲擻者不恭也  
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槌謹按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  
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  
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卽吾子也

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  
女之別也

槌謹按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  
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  
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  
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  
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槌謹按亦當爲下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  
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卽以孔子言本篇其字  
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槌謹按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

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

魯問

樾謹按此魯君自是魯國之君故恐齊攻而求救畢謂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非也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

讐怨行暴失天下

樾謹按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爲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樾謹按齊大王卽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亶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說詳羣經平議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尙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大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

曰字而字皆衍文其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  
爲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  
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卽仕曹公  
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  
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樾謹按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  
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  
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  
樾謹按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

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  
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  
一句

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

樾謹按有侮臣下脫者字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作牒王氏念孫又以作牒  
爲是其實牒裸皆段字也其本字當作挾挾與牒疊  
韻字玉篇公部牒狹牒也虫部蛺蝶也挾之與牒  
亦猶狹之與牒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

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爲械者以箸爲械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曰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備城門

櫪謹按尊當爲遵古字通也此下有脫簡在下文說詳後

塹長以力

櫪謹按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廣三尺廣四尺

櫪謹按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

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陞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

五十步一方

櫪謹按方者房之段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關籥守之也尙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

百步爲幽贖

櫪謹按贖卽竇字之誤其上本從宀篆文宀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誤從肉後人以從肉之字皆在左

旁作月因變而爲臙矣管子侈靡篇有臙字卽寫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管子可以爲證

夫長丈二尺

樾謹按畢云夫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氏念孫據襍守篇改夫爲矢今按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頡皋必以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跌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襍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

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樾謹按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古人書四字作三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罌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礮



櫪謹按王氏引之謂磨當為磨櫪當為櫪即說文櫪  
 櫪押指之異文其說是也惟以為樓名則無據疑高  
 下脫樓字本云皆為高樓磨櫪號令篇曰它門之上  
 必夾為高樓與此同義為高樓磨櫪猶云夾為高樓  
 也磨櫪即夾也

時換吏卒署而毋換其養養毋得上城

櫪謹按畢云養糧也此說非是養即廩養之養宣十  
 二年公羊傳廩役屨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  
 者曰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櫪謹按上云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下云守法五  
 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文氣正相聯  
 貫入此三十字則隔斷矣此三十字當在上文罰嚴  
 足畏也之下又按上文自凡守圍城者至罰嚴足畏  
 也凡一百十二字亦與前後文義不倫當在篇首然  
 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之下蓋自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至十四者無一則雖善  
 者不能守矣皆是先論守城之本其下云故凡守城  
 之法備城門為縣門云云乃始詳言其法也今考正

之如左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口口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櫓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

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也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右文字譌脫之處皆據畢氏王氏之說訂正惟第一句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脫猶字今據下句補守者又必能守舊作守者又必能乎今以意改君專用之尊讀爲遵古字通也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士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

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丌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

鑿井城上

樾謹按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卽上文穿井城內之事

必以堅杖爲夫

樾謹按夫當從畢讀爲跌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頡皋之跌也備高臨篇杖大方一方一尺備穴篇兩杖合而爲之輶杖竝當作材

兩軸三輪

備高臨

樾謹按旣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

積畫因而致誤

煙資吾池

備梯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煙爲堙是也惟資字尙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茨淮南子泰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填滿之也是茨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資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資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卽資字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叁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叁通

高廣如行城之法

樾謹按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卽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襍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襍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爲度然則行城也襍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卽相聞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聞字是其例也上文旣言行城之法此繼言襍樓故省其文曰襍樓高廣如行城之法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備穴

樾謹按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襍守篇竝云夫

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竝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

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

樾謹按什十竝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十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凡斗字誤作什者王氏已訂正此又誤作十則未及

以盆盛醞置穴中

樾謹按醞疑醢之壞字下文又曰及以泔泔疑油之壞字

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備蟻傳

樾謹按難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竝其證

敵引哭而去

樾謹按哭當作師說文巾部師古文作𠄎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王氏念孫謂墨子多古字然所引如所染篇之高尙賢篇之佚非儒篇之苟皆未甚瑯若此𠄎字則眞古文也故爲表出之

壇高八尺堂密八

迎敵祠

樾謹按密字無義疑當作突說文穴竒突深也謂堂

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密字竝同它書深字無作突者亦古字也

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樾謹按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百甲坐之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樾謹按畢云澤當爲擇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

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  
有急則趨向也

死士爲倉英之旗

旗幟

樾謹按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卽滄浪也在水爲  
滄浪在竹爲蒼筤竝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音古  
音如央故與浪同聲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樾謹按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  
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卽足  
字之誤而複者當刪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樾謹按表乃表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王  
氏念孫訂表爲表之誤正與此同

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

號令

樾謹按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  
爲故備穴篇以急爲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乃傳城

樾謹按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  
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卽蛾傳之傳備蛾  
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

故讀之解曰必有故乃傳用也殊不可通  
及窮巷間無人之處

樾謹按開上脫幽字幽間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淵  
毋人淵卽開之段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卽開之  
壞字王氏念孫已訂正

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樾謹按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  
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  
夫是民間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  
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

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

客射以書無得譽

樾謹按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  
望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  
五垂

樾謹按王氏引之於舉一垂上補見寇二字於舉四  
垂上補郭字均當從之惟以垂字爲表字之誤非也  
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  
曝鄭君說此未明阮氏元肇經室集有釋一篇稍近之  
然亦有未盡者郵表曝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畛之地

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曝郵與旒通。曝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曝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曝卽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曝所以名也。凡置郵表曝之處必在邊境。因於其地置舍使傳送文書者居焉。其始亦名之曰郵表。曝後從省而止曰郵。說文邑部。郵境上行書舍是也。凡置郵表曝必於兩道歧出之處。因而凡兩道歧出之處卽以爲名。其始亦曰郵表。曝後從省而止曰曝。說文田部。曝兩陌間道也是也。郵曝之名既有專歸於是從省止稱表而郵表

曝之名湮其義晦矣。墨子書多古言。襍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捶表卽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又按狎郭狎城兩狎字。竝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大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襍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

其罪射



樾謹按射疑射字之誤畢云射謂貫耳然古不名貫耳爲射殆非也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誓令

樾謹按去乃士字之誤

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

樾謹按升食當爲斗食畢已疑及之而未敢決今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無疑也日食一斗則終

歲三十六石矣下云升食食五升則終歲十八石兩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爲升又脫四字耳盧疑是十四石五升于數不合非也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其下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爲五升矣參食者每

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卽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

樾謹按疑人蓋東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一

諸子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荀子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勸學

樾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感革和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

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卽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

蓋芻豢卷十蓋東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荀子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勸學

樾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

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  
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  
干越夷貉之子

懋謹按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盧氏文昭本從元  
刻改正文干越爲干越注文吳越爲於越劉氏台拱  
補注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並糾盧本之誤今按盧刻  
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  
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  
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爲  
敵國非卽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

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  
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  
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  
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卽訓爲吳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懋謹按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  
字卽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懋謹按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鼃錯傳  
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竝曰能讀

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樾謹按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  
魯讀躁為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  
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  
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為傲可證也傲即躁  
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  
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  
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為傲  
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

而改躁為傲乎

故誦數以貫之

樾謹按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  
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  
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  
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  
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  
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別楊注云使習禮樂詩  
書之數以貫穿之非是隱十一年穀梁傳植言同時

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卽說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  
味心利之有天下

穢謹按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  
也又云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二  
說竝非是上文云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  
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皆  
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  
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  
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

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卽於內  
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  
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  
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  
者深佗物不足以尙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  
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足徵楊注之非矣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穢謹按兩見字竝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  
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說見王氏讀書雜誌言

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脩身

樾謹按道順二字不可通順當讀為訓古順訓字通用國語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楊注曰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非是

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樾謹按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

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為衍文楊注曰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末衍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樾謹按顧氏千里曰窮順二字互錯此不然也荀子之意以為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襍志補誤也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樾謹按不字衍文涉下不慤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  
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也因衍不字楊注曰  
不曲謂直取之誤矣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樾謹按楊注曰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  
言了戾也此說擊戾之義未明擊戾者拂戾也考工  
記弓人和弓設摩鄭注曰設拂也擊與設通郭仲奇  
碑鷹侍電設設即擊字也

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樾謹按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

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樾謹按楊注以不窮窮謂惠恤鰥寡非也窮通以賢  
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  
不窮窮者不强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  
也若以窮爲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  
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  
義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樾謹按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



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  
必不成之也楊注曰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  
固不宜有大災也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  
楊不知過爲禍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鈎有須不苟

樾謹按楊注云未詳或曰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  
爲鈎須與尾皆毛類此亦曲說不可從鈎疑媯之段  
字說文女部媯媯也媯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  
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嚏鈎爲說謂

鈎音拘與須音相近嚏鈎者須出乎口也按大元迎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嚏鈎范望及溫公集  
注竝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鈎與須音近則嚏  
鈎卽嚏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  
讀鈎爲媯亦卽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盜跖吟口

樾謹按楊注曰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此說殊爲迂  
曲又曰說苑作盜跖凶貪然韓詩外傳亦作吟口則  
又似不誤也吟蓋黔之段字黔口卽黔喙周易說卦  
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

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  
行虎狼貪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字之誤也知者接  
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  
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  
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  
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  
爲狎葢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  
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不

達此旨改知爲和失之矣王氏念孫謂當從外傳非  
也

以義變應

樾謹按變讀爲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  
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於宗廟謂之變鄭  
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徧也儀禮鄉  
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  
今文辯作徧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徧以  
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  
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

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徧應之謂楊注日以義隨  
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竝遇變  
應而不窮變與竝對文可知變之爲徧也致士篇臨  
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  
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

樾謹按修當讀爲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  
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  
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曰人有汙  
穢之行將修爲善失之矣荀子書每以修與汙對文  
竝當讀爲滌

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樾謹按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  
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  
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  
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  
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樾謹按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  
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謂傾意求之非是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夫樾謹按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艷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是非仁人之情也

樾謹按仁字衍文也上文云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唵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

榮辱

樾謹按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竝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此說於殆字之義甚爲迂曲且與下文雖欲不謹文氣亦不貫楊注非也讓當讀爲擾攘之攘說文女部孃煩擾也經典無孃字多以攘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攘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下文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樾謹按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二義皆非是淮南子倣真篇辨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重死持義而不撓

樾謹按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樾謹按楊注曰胠與祛同方言曰祛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然失水在沙上而曰去於沙甚爲不詞楊注非也胠當作祛文選吳都賦曰祛以九疑注曰祛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祛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祛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樾謹按楊注曰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其說非也尚書皋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爲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

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竝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諸成字竝當訓終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

樾謹按力乃多字之誤多與寡對文成義下同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樾謹按脩之二字衍文也起於變故成乎脩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

以脩爲二字連文可證

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樾謹按楊注曰約儉嗇也旣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眾爲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慤謹按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楊注曰慤實也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子弓短非相

慤謹按楊注曰子弓蓋仲弓也此說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慤謹按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盖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

慤謹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士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東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慤謹按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

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片旁但  
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  
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  
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  
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  
文亦當作無毛明矣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

穢謹按極禮而禡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禡  
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禡  
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

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  
本尙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  
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  
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禡卽因注  
文而衍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穢謹按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又引司馬遷曰法  
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此自得  
荀子之意劉氏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氏  
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



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王氏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玉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此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

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樾謹按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眾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眾人<sub>之</sub>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樾謹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參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俞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

愈畧近則愈詳可據訂

黨學者

樾謹按楊注曰黨親比也於義未合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  
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

樾謹按世字當作舉遠舉近舉相對爲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鄙蓋

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  
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  
誤

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

樾謹按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  
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  
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  
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  
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中節故  
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

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嘖是也  
俗書諾字或作喏因誤爲瞻矣

喬字嵬瑣非十二子

樾謹按楊注曰喬與譎同字未詳或曰字大也今按  
讀喬爲譎是矣訓字爲大則與譎誼不倫字當讀爲  
如訐說文言部訐詭譎也然則喬字猶言譎詭矣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樾謹按楊注曰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  
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  
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

世者茲卽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樾謹按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

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迺幸臨況魏其侯卽此況字之義

爲詐而巧

樾謹按爲與僞通爲詐卽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曰巧於爲詐非是

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

樾謹按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

大讀爲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汗淫汰也  
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  
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  
用乏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  
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  
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  
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  
樂富貴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樂其道也夫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  
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  
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  
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

其冠進

樾謹按楊注曰進謂冠在前也以冠在前爲進不詞  
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  
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  
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爲  
餽然則峻之爲進猶餽之爲進矣

侈然

樾謹按漢書敘傳侈侈公主師古曰侈侈好貌侈卽

侈之段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侈侈然好也楊注曰侈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失之迂曲

盡盡然

樾謹按楊注曰極視盡物之貌望文生訓非其旨也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段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盡然則津津之為盡盡猶津之為盡矣

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

仲尼

樾謹按說文見部覲暫見也目部睽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倏即其段字也倏然者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曰倏安也夫之

武王誅二

樾謹按楊注引史記武王斬紂與妲己又引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然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彙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樾謹按理字衍文也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

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  
作注時尙無理字也理字蓋卽重字之誤而行者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樾謹按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  
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

是猶伏而啣天

樾謹按楊注曰啣與舐同伏而舐天愈益遠也然舐  
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  
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伏而眠天眠卽古視字也伏  
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眠誤爲舐傳寫

者又改爲啣耳

必蚤正以待之也

儒效

樾謹按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  
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  
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彡故誤爲蚤耳榮辱篇  
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  
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  
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  
隸書或作帑亦與脩字左旁相似

圖回天下於掌上

子十二  
樾謹按楊注曰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然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圓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隸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爲圖耳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樾謹按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即無襍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然各當其分豈可謂之分分乎不詞甚矣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樾謹按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尠見王霸篇曰櫟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櫟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櫟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

遂選馬而進

樾謹按楊注曰選簡擇也然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



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  
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  
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  
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輿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  
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  
選不可通矣

厭旦於牧之野

樾謹按楊注曰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然  
未明以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  
朝食於戚莫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

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  
厭讀爲壓疆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  
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莫宿文義  
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  
彼云晨壓矣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樾謹按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  
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霸篇  
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楊  
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

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

隨其長子

樾謹按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

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曰長子謂君之世子也殊非其義

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樾謹按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樾謹按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解曰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

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  
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  
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  
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  
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樾謹按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  
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  
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卽可以一天  
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

諸子平議卷十二

諸子平議卷十三

諸子平議卷十三

德清俞樾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

王制

樾謹按說文走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

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

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

為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



子十三  
一  
樾謹按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不其義而也  
樾謹按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稊事篇出作士竝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命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樾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樾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改壞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樾謹按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候具也食部簋具食也選與候並從與聲纂與簋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竝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

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樾謹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旣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

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為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

解

脩採清

樾謹按採乃塚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塚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圃玉篇口部圃圍圉也蓋墟墓之間清溷

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

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亾安危之所墮也

樾謹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

非存亾安危之所從也

儼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樾謹按卒當作粹國語晉語戎夏交粹韋注曰粹交

對也彼云交粹此云相粹義正同

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樾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

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

富國

樾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

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帥帥賈疏曰云因爲帥帥者若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帥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帥帥卽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卽爲兩司馬比長卽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卽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



垂事養民

樾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媮媮也垂之為委猶媮之為媮也爾雅釋言誑誑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誑秦人曰誑是誑誑疊韵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誑之與誑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即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為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樾謹按楊注曰累解嬰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為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為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為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樾謹按俗當為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

俗謂風俗失之蓋俗字之誤况不辨以信五而曰  
須孰盡察當爲風聲而曰不可文又曰凡主謀  
樾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  
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  
須形近而誤楊注非亦非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亦非  
樾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爲句解爲保其險固視  
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  
其軍取其將若撥體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  
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衆取其將若撥體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邊人職云朝食之籩其實體賣  
鄭云體熬麥今河閒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體據鄭  
之說體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體如以  
手撥體也體音豐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爲一又  
臆造牙蘖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  
也古義每存乎聲體既音豐即可讀爲豐尙書顧命  
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蘼  
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  
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

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體乃古文段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

王霸

樾謹按恬當作媯字之誤也爾雅釋言媯媯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媯然也是媯然爲人面之

貌故詩何人斯篇有媯面目毛傳曰媯媯也鄭箋曰媯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媯無耳目猶言媯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媯因誤媯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爲句不詞甚矣覺當爲覺玉篇引聲類曰覺誤也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踴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誤爲

覺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貫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子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樾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焮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君道

樾謹按狂卽坐之段字說文土部坐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狸本從坐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坐之段字

善顯設人者也

君道

樾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日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為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設顯設猶云顯大字備文士暗坐草木之患於重味而成珍備

樾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

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

今人主有六患

樾謹按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臆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樾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脩字之誤虛  
校云元刻循作脩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  
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  
其證文一曰爲一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樾謹按盧校云善馭下俗開本有及字王氏念孫據  
王霸篇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  
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  
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  
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

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  
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  
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  
之未盡者耳

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樾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  
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樾謹按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儀禮士喪禮  
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

楊雄傳履機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樾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偪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

臣道

樾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

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樾謹按莊子爍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也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樾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  
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  
曉然以至道甚為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其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樾謹按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  
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  
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  
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  
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  
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

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樾謹按樂利當為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  
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  
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  
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  
對而文義俱違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致士  
樾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  
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注曰衡讀爲橫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  
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  
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  
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  
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  
而竝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  
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樾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  
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  
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

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賚又作驢音  
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  
進爲驢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從盡聲則盡亦進也  
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  
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  
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段借之道未盡得也  
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樾謹按葉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  
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  
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

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議兵

樾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表之延謂衡布兌讀為銳謂直

擣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園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按楊訓兌為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為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園居而方止此自以園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園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故仁人用國日明

樾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樾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箠之段字說文竹部箠弩矢箠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芣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

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  
置戈其上

樾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  
日中而趨百里

樾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樾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樵廣雅釋詁曰樵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樵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

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

王制篇楊注曰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鞞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鞞爲堅貌卽引史記爲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鞞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警篆之古文警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闔鞞李善注曰鏗鎗鍾聲也闔鞞鼓聲也此文鞞如金石當以聲音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鮫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

荀子異不得并爲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亾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亾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亾焉諸順字竝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

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

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樾謹按楊注曰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其義甚爲迂曲疑非也荀子書多用朞字作窮極之義此朞字蓋亦朞字之誤已朞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朞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朞得之矣

敵中則奪

疆國

樾謹按楊注曰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

然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竝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羸則赦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竝就其一徧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旣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爲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樾謹按乃疑又字之誤上巳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樾謹按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樾謹按楊注曰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又曰言齊如三國之寄城不久當歸之也然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

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作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乃能使說已者使耳

樾謹按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樾謹按盧校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氏念孫曰此汪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今按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

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襍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  
樾謹按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

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  
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  
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據楊注當有數  
字王氏讀書襍志已及之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  
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二例又據趙鳳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懋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  
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  
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

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曰節謂限禁也非是

懋情俞越

諸子平議卷十三

天行有常天論

懋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楊

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曾出矣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懋謹按楊注曰罕希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

不倫矣罕疑罕字之誤罕即今逆字說文干部罕不



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  
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  
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據楊注當有數  
字王氏讀書襟志已及之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  
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  
諸乎平蕭卷七三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  
適俱與時安時也豈非日節則禁出非是訓節為



諸子平議卷十四

德清俞樾

荀子三

天行有常天論

樾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楊  
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為增出矣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樾謹按楊注曰罕希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  
不倫矣罕疑並字之誤並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

子十四  
順也。是部逆迎也。是逆爲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並也。養略而動，並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所志於天者。

樾謹按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竝同此卽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詩曰何恤人之言，今此之謂也。

樾謹按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

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今何恤人之言，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說詳疆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氏台拱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竝非又

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榘謹按敬當為尙說文尙部尙自急敕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尙是也君子尙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尙字因誤為敬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榘謹按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

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竝言也

水行者表深

榘謹按水行當作行水行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

水二字之證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

正論

榘謹按楊注曰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此二義皆非是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

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晏子襍篇賴君之賜得以  
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  
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  
通耳說文土部壻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壻之段字  
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樾謹按大字乃而字之譌而大篆文相倍因而致誤  
注云猶巫佺大白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

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樾謹按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

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  
坎井之鼃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  
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到在上又衍兩也  
字一則字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樾謹按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  
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  
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  
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  
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乃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  
榘謹按此當作猶有善與是者不與不讀爲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榘謹按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

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  
故盜不竊賊不刺

榘謹按楊注曰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此蓋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也

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榘謹按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其義甚

迂曲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樾謹按楊注曰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金或讀為噤然上文云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則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為噤說文口部噤口急也弊讀為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噤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做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

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

歟

將恐得傷其體也

樾謹按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

傷其體耳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禮論

樾謹按楊注曰齊讀為濟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為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為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

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噉疑卽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噉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噉字耳

利爵之不醮也  
榘謹按楊注曰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此說殊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

祭事畢也說詳羣經平議

大昏之未發齊也

榘謹按齊當讀爲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亦詳羣經平議

大路之素未集也

榘謹按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備之段字上文絲末

楊注曰末與辟同禮記曰君羔辟虎植鄭云覆苓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卽素幣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幘幘與辟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幘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幘爾雅釋訓幘謂之帳釋文曰幘本或作幘是幘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鹿麇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幘荀子作就之本與史記合

本末相順

樾謹按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竝從川聲故得段用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襍

樾謹按襍讀爲帀古襍與帀通呂氏春秋園道篇園周復襍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襍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然則竝行而襍言竝行而周帀也楊注曰情文代勝竝行相襍猶未達段借之指

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文義迂



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閔既多鴟  
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  
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  
曰病

一朝而喪其嚴親

樾謹按禮記六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  
也嚴親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芻豢稻粱酒醴餼鬻魚肉菽藿酒漿

樾謹按酒漿當爲水漿王氏念孫謂涉上酒醴而誤  
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餼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

醴魚肉屬吉餼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  
今魚肉字誤倒在餼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曰餼  
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尙未倒故以餼鬻  
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故如外如生如存如亾終始一也

樾謹按如外如生如存如亾義不可通當作事外如  
生事亾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外  
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  
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

樾謹按板者車輶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轆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轆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轆謂之輒版與輒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象旣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卽莠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輒後謂之莠輒字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斯之本義爲當膺而古或借爲輒廣雅釋器彌轆謂之斯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彌轆之斯卽輿革前謂之輒也惟其在前故繫於轆也此以版蓋斯拂並言版卽輒也在車旁蓋者

車蓋也在車上斯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斯字本當作輒而借用斯亦猶齒本字本當作齧而太元密次八琢齒依齧則借用齧齧者齧也非齒本也艮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斯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樾謹按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

毋利舉爵

樾謹按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眾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

主人為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曰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如此則與下意不貫矣

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心傷

樂論

樾謹按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為惕荀子書多用惕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克悍也又榮辱篇曰惕悍僇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心為之動蕩故曰使人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譎耳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樾謹按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猊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子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為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頊簾翁博

樾謹按翁當為滄文選江賦曰氣滄渤以霧杳翁博猶滄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

琴婦好

樾謹按賦篇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兩疑則惑矣

解蔽

樾謹按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

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  
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  
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  
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  
惑矣楊注曰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  
若然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又曰一本作兩則疑惑  
矣此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況於使者乎

樾謹按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  
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  
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  
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旣云心不使焉  
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  
故爲蔽

樾謹按宋呂夏卿錢佃本竝如是故猶胡也墨子尙  
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尙  
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  
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

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惡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此注殊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

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焮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

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并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佗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樾謹按古得德字通用周易上九君子得輿釋文曰

得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戒之在得釋文竝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謂不知得欲之道失之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樾謹按知字衍文也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夫何以知

樾謹按楊注曰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此注甚誤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樾謹按曰字衍文也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

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矣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

樾謹按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二十四  
六  
樾謹按楊注曰清靜思其射之妙然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

設爲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真援弓而射之也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

樾謹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樾謹按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

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本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

而無所疑止之

樾謹按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云疑或爲疑非是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泱萬物之變

樾謹按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泱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竝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

案彊鉗而利口

樾謹按大元元瑩篇籍知休咎范望注曰籍求也鬼谷子有飛籍篇其文曰以飛籍之辭鉤其所好以籍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籍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

樾謹按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為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

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正名樾謹按廣韵正正當也正利而為正義而為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樾謹按楊注曰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然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為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

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篇廣韵竝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笑竽形似因而致誤楊注非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樾謹按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竝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即心也下文云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卽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譌因五官譌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樾謹按上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既有大共大別之不同而上云徧舉之此亦云徧舉之不可通矣疑此徧字乃徧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普徧之義故曰大其名也此云徧舉之乃一徧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徧與徧形似因而致誤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樾謹按楊注曰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其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作鞠躬是其證矣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

樾謹按楊注曰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此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每相亂若敖從出而今譌作敖賈從出而今譌作賈是

也咄者詘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  
爲咏諧之爲暗吟之爲吟嘖之爲讀是也詘而不奪  
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劫奪雖通利  
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  
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  
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  
配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樾謹按待字衍文也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楊注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

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矣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樾謹按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  
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  
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  
天也

樾謹按楊注曰此一節未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  
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  
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

之計度今按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卽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

輕煖平簟

樾謹按平乃席名故與簟竝言說文艸部蒹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竝可爲證

乘軒戴統其與無足無以異

樾謹按無足謂則者也乘軒戴統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跨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曰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未得其義

諸子平議卷十四

諸子平議卷十五

德清俞樾

荀子四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性惡

樾謹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竝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樾謹按注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粳爾雅釋言粳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粳鄭箋曰粳糧也見粳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

樾謹按同於眾即不異於眾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眾而不過於眾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

不可通矣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樾謹按楊注曰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為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為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按說文色部艷愠怒色也此拂字疑艷之段音言兄弟必艷然爭奪也

眾者暴寡而譁之

樾謹按楊注曰眾者陵暴於寡而誼譁之然上文云彊者害弱而奪之譁與奪義不倫矣禮記曲禮篇為



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  
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  
無異也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  
臣之正

樾謹按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  
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若佚之以繩

樾謹按楊注曰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  
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

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  
宜故字亦通作程尙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  
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氏玉裁以說文  
載馘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  
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  
準也是其義也

其舉事多侮

樾謹按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  
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  
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

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  
悔悔乃段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痲釋文曰痲  
本作悔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樾謹按楊注曰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然以從其  
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  
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  
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竝曰鉛與沿同循也是  
鉛循同諛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  
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侶傳寫者因而致誤耳

莫敢犯大上之禁

君子

樾謹按楊注曰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其說非也  
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到之耳下文云皆知  
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  
此文之誤矣

故莫不服罪而請

樾謹按楊注謂自請刑戮非也請當讀爲情成相篇  
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  
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  
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

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卽此情字之義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樾謹按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

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

忠者敦慎此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慎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然厚與順誼不倫其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曰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悞悞勉也釋文悞亦作慕是敦慕竝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悞此者也敦悞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悞勉也是悞其本字慕其段字此用本字作悞因譌爲悞矣

請成相 成相

樾謹按楊解篇名引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  
 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  
 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章節卽  
 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瞽無相何俛俛義已明矣  
 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禱辭十  
 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  
 今按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  
 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爲言旣以爲樂  
 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卽春不相

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  
 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  
 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  
 此曲也漢志有成相禱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引之  
 必以盧說爲謬何也

請布基慎聖人

樾謹按人字不入韻疑有誤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  
 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  
 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竝其證也聽譌作聖則  
 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慎聽

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枚其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尊主安國尚賢義

樾謹按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樾謹按楊注曰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此說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為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竝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為所奪古誼之湮久矣

讓入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樾謹按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𦵏之段借說文匕部𦵏定也定𦵏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謹

因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而  
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  
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讓入險則  
與上意不貫矣

身讓卞隋舉牟光

樾謹按舉當讀爲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職曰王  
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焚舉直  
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卞隋與  
牟光作舉者段字耳  
中不上達

樾謹按中當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古中  
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  
以中勇竝段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  
中衷忠三字義竝通耳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莛

樾謹按楊注曰孰或爲郭盧曰古郭號字通郭公長  
父卽呂氏春焮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作郭爲是之難  
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王氏念孫曰之是也言難厲  
王者是此人也今按之難厲王流于莛七字爲句義  
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

句一七字句為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俊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第四句六字其第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為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為句厲王流于彘五字為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欲衷對言不從

樾謹按此篇之例首句必入韻而此句對字與下文從凶江不協王氏念孫因改欲衷對為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為遂爾雅釋

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竝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到其文楊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君法儀禁不為

樾謹按楊注曰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然禁不為惡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矣注義非也君法

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  
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是  
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  
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  
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  
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  
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  
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  
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  
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

而以君法明爲其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佗文以  
閉之殆不足據也

請牧祺明有基

樾謹按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  
明有祺傳寫者誤到基祺兩字耳楊注曰請牧治吉  
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則所見本已倒矣

潛潛淑淑

賦

樾謹按楊注曰潛潛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  
也然淑淑訓美則與潛潛不倫矣淑當讀爲淑文選  
長笛賦躡蹠攢仄注曰躡蹠迫蹙兒海賦葩萼淑淑



注曰踈沮蹇聚也踈踈之誼亦猶是耳

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

樾謹按楊注曰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此注非是蹇當讀為撻方言撻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印印兮天下之咸撻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冬伏而夏游

樾謹按下文云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炆明理篇曰草木庫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

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喜溼而惡雨

樾謹按注曰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其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濕而惡雨蓋後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念孫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簪以爲父

樾謹按簪當爲鐙禮記喪大記用襍金鐙正義曰鐙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鐙而已矣故曰鐙以爲父作簪者段字耳若是首笄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襍志誤矣

聖人其手時幾將矣

樾謹按楊注曰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如此則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樾謹按楊注曰遠方猶大道也然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

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苟卿之危行  
言孫也

不敬交

大略

樾謹按上句不時宜注曰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是二  
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  
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  
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  
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  
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

文誤為敬交猶彼敬文誤為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  
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樾謹按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  
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  
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  
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為說乃曰引之以喻禮  
能成聖亦猶舜顛皋陶也失之矣

奉妒味者謂之交謫

樾謹按交讀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

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味之臣是交譎與妒味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樾謹按古所謂類卽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

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樾謹按楊注曰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此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爲唱說文目部唱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

牟冒也眸之與唱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瞽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敕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卞隋舉牟光卽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冢卿不脩幣

樾謹按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曰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曰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爲地古同聲段借字也地卽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

籬柹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柹木垣曰柹說  
文木部柹落也豕卿不脩做柹謂籬落做壞不修葺  
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  
利之義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

樾謹按楊注曰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堯舜知無而  
求之是有天府之富蓋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  
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  
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  
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白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

謂不知而問卽是堯舜無有而求卽是天府下文贅  
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爲六藝之誤何謂  
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  
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藝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  
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樾謹按郝氏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譌蓋茵借爲細  
細又譌爲細耳王氏念孫載之讀書襍志洵塙見矣  
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  
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

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郝王均未見及

雨小漢故潛

樾謹按楊注曰未詳又引或曰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其說迂曲不可從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

樾謹按下文云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傅下

疑有關文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

樾謹按楊注曰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一是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

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爲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移而從所仕  
樾謹按楊注曰仕與事同事所能也義甚迂曲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焮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

捷矣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省坐

樾謹按楊注曰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如注吳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假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

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樾謹按楊注曰磔車裂也然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

樾謹按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子道

樾謹按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

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忠與義敬

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

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

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曰衷善

也未得段借之旨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



樾謹按楊注曰告之畢又呼其名丁甯之也此說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前論卷下不齊命改爲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韓詩外傳卷下不齊命改爲汝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慎於恣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卽譁之省文兩奮字皆脊字之誤乃古文慎字也脊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

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夫魚鼈鼃鼃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法行

樾謹按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槽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鷂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爲淺而蹙穴其中蹙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蹙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蹙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段借之常例若

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樾謹按楊注以不長爲不長厚非也以上下文例之不仁故不見愛不信故不見信若不長厚與不見敬則不倫矣且不長厚而曰不長亦近不詞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哀公

樾謹按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

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樾謹按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瘡也爲有瘡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瘡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曰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則失其義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樾謹按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  
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  
平議大戴記

兩驂列兩服入廐

樾謹按楊注曰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  
入廐是以七字作一句殆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  
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  
還入廐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廐

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

堯問

樾謹按楊注曰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

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  
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  
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為不辭  
乃以日字為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  
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日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  
盡泯者也

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樾謹按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為越好士者越  
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為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  
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



